

父亲和牛

◎ 马卫(万州)

1981年,我考上了大学,家里为了筹集我读书的经费,不得不把牛卖了。

次年暑假,我回到老家。父亲说,没有牛真不方便啊,土地下户后,牛不再是集体财产,归一家一户私人所有。老家的田地块小,不宜于机耕,不得不用牛来犁。我说,那就再买头牛吧。

父亲腰里捆着根绳子,和我一起步行20里,来到陈家场的牛市。在附近的大邑、灌县和我们崇庆县,这是最大的牛市,很出名的。只要逢赶场天,就会有几百头牛远远近近地赶来交易。

父亲是老把式了,在市场上转了几圈,我被牛屎熏得差点呕吐,他一点也不急,只是看看这头牛的牙口,那头牛的腿。

农村最喜欢的是牯牛,就是公牛,公牛力大,出力的年轮多,衰老得慢,母牛就不行了,出力的时间只能占公牛的三分之二,力气也小很多。如果只耕平原的田,母牛

也行,但耕山上的地,母牛就很吃力。

父亲在向我传授牛经,可是我读的是师范学院,毕业后教书,这牛经对我没有用。

牛市散得早,在一点钟前,全部交易就会结束,但父亲还是只看,不出手。

有头漂亮的牯牛,角锃亮,尖而短,四腿粗且壮。卖主开价500元,那时的500元已是很高的价了。小麦才卖一角多钱一斤呵。很多人望了望,摆摆头走了。

父亲背过脸对我说,这牛有病。我问为什么? 父亲说,这牛的眼仁泛黄,胆有毛病。

我相信父亲的眼力,毒。还有头母牛,两岁的儿牛,一身的黄毛,油光光的极漂亮。卖主开价300元。

父亲说,这牛力气不会大。原来,父亲从两岁的牛腿,算出了成年牛的腿会长到多大。父亲说,这牛耕我们的山地,拉不动

犁。

父亲太有经验了。但是,跑这么远,如果没买到牛,下场又得来啊。何况家里的地还等着牛来耕。

父亲似看懂了我的心思,对我轻轻说,别急,还有一个钟头才散场呢。

果然,父亲在场边的一棵青木树旁,发现了一头牛,蔫蔫的,块头也不大,而且是杂毛,有黄有白,怪难看。

可父亲却像发现宝贝一样,仔细地看,仔细地摸。

牛头。牛尾。牙口。蹄子。还让卖牛的大爷给这牛喂草。

我有点不耐烦了,这牛这么差,看了也不会买的哟。

父亲给大爷敬上叶子烟,然后交谈起来。大爷是秦家山人,他儿子今年考上了外省的大学,要交200块钱学费,才来卖牛。

几十年来,父亲一直在和他的秧苗打交道,随着年岁的增长,爱恋秧苗的情结越来越难以割舍。

大集体劳动时兴挣工分。栽秧,是门技术活。父亲精明能干,学会了栽秧,还与同龄人“比赛”,看谁栽得又快又好。

望着那些绿油油的秧苗,父亲也许是觉得秧苗着实可爱,有时走在田埂上,也会去伸手摸一摸。待到秧苗结出稻子,满田金黄时,父亲满脸灿烂的笑容。他与村里其他劳动力一道收割稻谷,累并快乐着,只因为一粒稻子在来年又可发出嫩芽,继而长成秧苗,这生命的轮回,让农民有盼头。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,家里有了责任田。父亲更是对秧苗情有独钟。从旱地育秧到薄膜育秧,父亲费了不少心血。秧苗被移栽到水田后,父亲爱扛着锄头到田坎上转悠,看秧苗的长势情况,看蓄水保水情况,多了就挖水缺放掉,少了就筑高水缺。如果发现秧苗上有病虫害,父亲就赶紧返回家里,兑好农药,背上喷雾器,及时喷洒,确保秧苗健康成长。

到了薅秧的时节,父亲和母亲一起下田扯稗子、光棍子、水葫芦等,让秧苗“清淨”起来,吮吸养分,铆足干劲,快地地生长。秧苗抽穗、扬花、散籽那段时间,父亲跑田坎更

我听着,再不浮躁了,农民,只有没有办法时,才会卖和他们生死相依的牛。

这次,父亲居然没有还价,大爷说200元,父亲就给了200元,而且按风俗,解下牛绳,给大爷带回家,换上他捆在腰上的绳子,然后牵着牛往家走。我们父子和一头牛,悠悠地走在山路上。

父亲像是看透了我的心,因此上了小路,他就讲了为什么要买这头牛。

父亲说,这个卖主不是牛贩子,连牛的毛都没有梳理。

这头牛有点病,是胃的问题,消化不是很好,可能是奶牛时留下的问题,只需几副中药,就会痊愈,以后会长得膘肥体壮。

我恍然大悟,原来父亲也知道这牛有病啊。

父亲接着说,卖主急着用钱,就同去年的我们家,为了送你读书,万不得已才卖牛啊。

我的眼眶发热,父亲,你不仅仅是个好农民,更是一个好人,一个古道热肠的好人,一个为人所急,替人着想的好人!

跟父亲去买牛,超过了学校一堂德育课、一堂哲学课学的东西!

父亲与秧苗

◎ 何龙飞(涪陵)

勤。尽管苦累,可父亲想到丰收的场景,想到一家人的粮食有保障,就会劲头倍增。

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父亲对秧苗的细心呵护,换来了丰收的喜悦。与人聊天时,父亲总会感激他的秧苗。这是一位农人对养育了自己和家人生命的粮食由衷地感恩。

我们都到城里安家立业后,父亲依旧在老家与母亲为伴,与秧苗为伴。秧苗长势如何,是否有病虫害,今年是否能丰收,他都会在电话里侃侃而谈,我们在电话这端,也仿佛能看到他那眉飞色舞、喜形于色的样子。

当我们汇报取得一个个进步时,父亲连声夸赞我们“争气”;当我们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,劝他进城生活时,他谢绝了我们的好意,理由是:这辈子,他是劳动的命,离开了秧苗,他浑身不自在。

哎,这就是我的老父亲! 我们拗不过他,只有在城里牵挂和想念他,也想念那片绿油油的秧苗。

香,所有的人都目不暇接,顾此失彼,如若无心,谁又能在意谁? 谁又能看见谁呢?

还好,玉兰就是玉兰,不孤芳,不自赏。有知音,当然开心;如果没有,也不伤怀;依然,姹紫嫣红。依然,风姿绰绰。

3
一夜春雨,小巷清幽,只闻花开,不见爱花人,那就向前走吧,说不定再坚持一会儿,就能遇见那个含露带笑的人。

这样的玉兰花,必须与爱着的人共赏。看着看着,走着走着,慢慢就白了头。

4
这变幻无常的人世啊,如果能遇到一份长情的爱或者欢喜,无论是一种花,一本书,一个人,还是一个梦想,都是幸福的。

这长情,是遇见玉兰的第一眼怦然,也是最后一眼的惦念;这长情,浓淡都相宜,远近都心安。

5
“新诗已旧不堪闻,江南荒馆隔秋云。多情不改年年色,千古芳心持赠君。”这首诗最适合今年的玉兰花,更适合芳心暗许的人儿。花都开好时,最美的春天总有最美的相遇。

你来看我吧,青青陌上,漫漫天涯,我想你的旧模样。

十里春天,我只要一朵玉兰,就好了。

父亲的诗意人生

◎ 周成芳(开州)

父亲不是诗人,可他骨子里却充满诗情画意。

我小时候,父亲在安徽铁路局工作,母亲在家带着三个孩子。那时候没有手机网络,亲人之间常见的联系方式就是书信。

“程姐,你家人又来信了。”挂着邮包的叔叔每次来到家门前,都会重复同样的话。母亲停下手中的活,从他手里接过信,微笑着说谢谢,随后将信放在桌上,嘴里不停地嗔怪道,三天两头都写信,晓得哪来那么多说的哟!

待邮递员走远后,母亲赶紧拿起信,小心翼翼地拆开,躲在一边认真阅读。一封信她会翻来覆去读好几遍,读着读着脸上就会涌现笑意。

父亲爱好文学,早年当过一段时期的语文教师。但他性格内向,不善言辞,印象中很少见他和别人有说有笑。这样一个在外人眼中老实木讷的人能写出什么有趣的内容呢? 我通常会好奇地询问。母亲从不让我看信里的内容,她总会用一句“让你们要好好学习”或“问你奶奶身体如何”之类的话来搪塞。

有一次我趁母亲不在家,偷偷翻出她珍藏在柜子里的书信。打开一看,每封信的开头都是同样一句:“吾爱妻,你好吗?”正文多是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,每天的工作和生活,提醒母亲多注意身体等等。每一段的开头都有“我的妻”三个字,末尾还有想你念你之类的滚烫字眼,让我感觉像是电视剧里那些男人写给女人的情书。

两地书,夫妻情,靠着这些情意绵绵的书信和对彼此的牵挂,父母一起度过了那段清贫却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岁月。

父亲比母亲年长10岁,俩人生日却在同一天,父亲一直觉得这是上天注定的缘分。

父亲60岁那天,母亲50岁。那天父亲特意起了个大早,去了镇有线电视台点歌栏目部,申请点播一首歌曲《牵手》。他提前准备了一大段情真意切的文字,请工作人员录入字幕,希望全镇人民都能见证他和妻子的感情。工作人员大为感动,却只能抱歉地对父亲说,内容太长不方便操作,能不能简化点?

那就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。父亲斩钉截铁地说道,随后又补充一句,这八个字一定要特别醒目。

那天,一向不擅交际的父亲挨家挨户去通知亲朋好友收看点歌节目。晚上八点,点歌台准时开播。当主持人念到我母亲的名字时,坐在电视机前的父亲笑得合不拢嘴。母亲嘴里责怪父亲总爱搞些花架子,脸上却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

我家居住在场镇上。为补贴家用,父亲退休后利用自家店铺经营一些日用品。他每天安安静静坐在柜台前守店,生意清淡的时候就重拾年轻时的爱好:写作。

父亲的写作内容主要围绕咱们这个家。他与妻子是何年何月相识的,生活多年共同经历了哪些事,他的三个子女的成长经历以及各自的现状。当然主要是写我母亲,他为母亲单独写了一篇近万字的文字,题目为《爱妻国菊》。

父亲将所写的文字拿到文印店去打印,还精心挑选了一家人的生活照,与工作人员一起商议如何排版更美观,哪些照片该配在哪些文字旁。

工作人员将父亲的文稿装订成了一本精美的册子。父亲开始琢磨该用怎样的封面。刚好那几天,表姑家的儿子大婚。父亲看到表弟的婚纱照相册,激动地对母亲说,今年我们结婚四十周年,咱们也去拍一套纪念照? 母亲坚决反对,骂他老都老了,还赶潮流。

父亲在外人面前寡言少语,在我母亲面前却有说不完的话。在他再三劝说下,母亲终于答应了。那个周末,他们在县城一家影楼拍了一套婚纱照。照片上的父亲身着笔挺的西装,系着红色的领带,显得英俊潇洒。母亲一身雪白的婚纱,脸上略施粉黛,她依偎在父亲的身旁,似少女般的娇羞,看上去年轻了许多。

父亲特意精选了一张结婚纪念照设为那本册子的封面,封面上印的还是那八个醒目的大字: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。

父亲却未能陪母亲到老,他在拍完婚纱照不到一个月,便因脑溢血突发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转眼间,父亲已离开十多年。他的坟前,长年都盛开着娇艳的玫瑰花,那是我母亲特意种下的。母亲说,她原本只是一个没啥文化,又很普通的农家女子,是诗情画意的父亲让她的人生有了别样的意义。